

桃幻记：辻井乔小说选

滴落,闪闪发亮

这个世界的成分是：风、雨、雪、白马、鸽子、彩虹、岩石、向日葵、蔷薇、阳光和阴影、沙丘、贝壳和海浪……

在这所有成分之中和之上，“我”思、“我”在。

由此，在题为《异邦人》的诗集中，我们看到的是深度隐喻的世界，如同梦魇，如同潜意识的假面舞会，词语捕捉事物，然后把事物带向别处，带向事物所不在的地方，带向词语之外，带向某个发着意义微光的区域。

这样的一部诗令人困惑，假设它写于二〇一四年，假设它的作者生活在北京或上海，那么我们所看到的就是一位不合群的诗人，是一位拒绝及物、拒绝到语言为止的诗人，他坚定地认为，在词语和事物被暴力固定的关系之外，在“现实”和“经验”之外，还有“思想”的天空，还有人的自由想像力，他不是到语言为止，而是从语言出发，如同出走、反叛、流亡和革命。

他是谁？

他最初名叫青山清二，十二岁时改随父姓，名叫堤清二；二十二岁时，堤清二成为了共产党员横濑郁夫，二十八岁时，他有了第四个名字：井乔——这是一位诗人、一位小说家。

姓名追随着身份，在共产党员、诗人的身份之外，那位名叫堤清二的人是一位企业家，他反抗父亲，然后继承家业，然后将

这份家业发展成强大的财团。

他到底是谁呢？

他拥有庞大的百货公司，是天才的广告战略家，但他写下了题为《消费社会批判》的专著；他是众议院议长的儿子，但他也曾是激进的革命斗士；他是日本人，但他也像法国人，在他的小说集《桃幻记》中，他把自己想像成了中国人。

他热爱加缪，在加缪那里，他复杂混乱的生命澄清为一个简明的词：“局外人”——“异邦人”，他永远在异邦、永远在自身所在的地方之外，横濑郁夫是堤清二的异邦，堤清二是 井乔的异邦，正如大汉和匈奴同样是李陵的“局外”。

在《桃幻记》的第一篇《李陵之墓》，一个留美归来的中国历史学家在北京怀想两千年前的大将李陵：“自己还活着，并且和周围的人一起迎来了清晨。徐怀宾想，李陵被俘虏以后，有没有产生过这样的心情呢？”

“自己还活着”这句话是突兀的，徐怀宾不过是在一个平常的清晨醒来，为什么会说“自己还活着”？他经历了噩梦吗？经历了殊死战斗吗？嘈杂而温暖的日常生活对他来说竟如此新鲜，恍如隔世？

这句话在这部小说集中回荡，几乎所有的人物都是“还活着”的，都是大时代的风暴中的幸存者，他们还活着，如同回乡，但尘满面、鬓如霜，“还活着”这个句子把他们引向一个李陵般的困境：作为谁活着？在哪儿活着？

—— 井乔在《阿 Q 到哪儿去了？》一文中说：“尽管已是三十年过去，现代的人们又是如何记忆始自一九六六年的十余年岁月和席卷中国全境的‘文化大革命’的呢？《桃幻记》就是在这种问题意识中几经修改而成的。”

也就是说，在这部二 三年三月在日本出版的小说集中，井乔执意探索中国人在“文革”之后的灵魂状况。“中国”在井乔心中不是一个符号，《桃幻记》也不是异国想像的传奇，这位日本人力图做到一件几乎不可能的事：他要像中国人一样感受和思考，他简朴诚挚地理解和书写。“中国”在他的意图中既不是被怀想的“文化”也不是供观赏的“风格”，而是确切、自在的生活，带着血肉、呼吸和温度。

我很难揣想日本读者对这部书的看法，但作为中国读者，我得说，井乔未能彻底实现他的意图，看这部书时，我不断地对他说：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这样的事不太可能发生，中国人不是这样感受的，中国人也不会这么想。毕竟是“异邦人”，他看不清中国经验的细微之处。

但是，井乔真的相信他能在《桃幻记》中变成中国人吗？或者反过来说，作为在场者，我们究竟应该如何阅读这部关于“我们”的故事？

——这就又回到《李陵之墓》的开头：“一滴水从没有关紧的水龙头嘴滴落下来，在晨光的映照下闪闪发亮。左邻右舍已经开始起床的动静，与鸡鸣、脸盆磕碰什么东西的声音、劈开柴禾扔进炉灶的声音和开门的吱溜声等各种声音混杂在一起，从外面传进来。”接着，就是“自己还活着”。

在这段文字中，那位历史学家惊魂甫定地回到了日常生活，然后呢？然后，按照我们的经验便是“历史终结”，是生活在速度、数量和欲望中的盛大消费，但是，那个叫徐怀宾的“中国人”却想起了李陵：那位在西伯利亚拥有壮观宫殿的李陵究竟是可怜的囚徒还是成功的逃亡者？当李陵遥望被群山遮断的无边大漠时，他的身后“传来清澄得有些悲凉的女声。是先代单于的公

主、李陵的妻子在呼唤着他。起初，他从宫殿出来时必定要跟从而来的护兵，也在他和妻子之间有了一双儿女之后便不再出现了。大概是他们断定，此时他已经不再有逃跑的可能了。”

——这让我想起 井乔自己，这个诗人、这个激进的革命战士、这个资本巨头，他究竟在哪里成为了李陵？他是不是听任生活封闭了逃跑的可能？

在《异邦人》中，有一首题为《流放之地》的诗， 井乔写道：

一天早晨
小鸟们一起飞走
因为一点小事
真的是一点点小事
我患上热病而被留下
没与它们同行
梦见魔王煮吃了鸟巢

小鸟们离巢远去
我坠入虚空

我的身子
在白色的时间里越缩越小
躬着腰
变成钩形远去

很多年以后
向日葵枯萎
山茶花凋落

在四周将要变成冬天的时候

惟我在流放之地耀眼夺目。

“耀眼夺目”？那是什么呢？是“一滴水从没有关紧的水龙头嘴滴落下来，在晨光的映照下闪闪发亮”吗？而这滴水又是从哪儿流出来的呢？在《李陵之墓》的最后一句里，我看到了它隐秘的源头：

“他想回宫殿，迈上斜坡，看见阿巴坎河在远处注入叶尼塞河的地方，正反射着阳光，闪亮耀眼。”

——李陵、徐怀宾、井乔，以及《桃幻记》中的人们，他们从未失去心中的远方，在绵密的生活中、在水龙头嘴一样规约着他们的时代中，他们决心滴落、闪亮，他们在寻找、建立此时与过去的联系，他们反抗身体的水龙头嘴、物质和欲望的水龙头嘴、消费的水龙头嘴，他们寻找滴落的机会、逃逸的机会，他们拒绝像中产阶级庸人一样臣服于经验和语言的专断权力，面对生活，面对所有给定的必然性，他们牢记贝克特的英勇号召：

“想像力死了。去想像吧！”

于是，在他们的前方单调、喧闹的景色中，“仿佛出现了数不清的大河”。

这就是井乔对我们灵魂的想像，我认为，这种想像与我们灵魂的实情存在相当偏差，但正是由于这种偏差，一个中国人有了读《异邦人》和《桃幻记》的迫切理由，也因为正是在这种偏差中，我们得以发现生活和生命中新的可能性。

李敬泽

致中国读者

短篇小说集《桃幻记》是以当代中国为舞台的，写的是人们在整个国家不断发生巨变的环境下劳作、恋爱、努力生活以及烦恼和迷惘的故事。而诗集《异邦人》则更多地表现出我所思考的人生哲学。

中国在革命胜利、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完全变成了一个崭新的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西方严重对立。在这样的国际局势中，中国作为一个独立国家，脚踏实地，蓄积力量，发展经济，以惊人的速度构筑了一个丰裕的现实。当然，此间也遇到了无数的艰难险阻。一九六六年下半年开始、历经十年之久的狂飙——“文化大革命”便是其一。“文革”时期，确实有很多人因其率真、刚直或对人生的诚实而受到迫害，也有很多人成为下放政策的对象，被放逐到偏远地区。而今，那些当年随父母一起或远离父母去了边鄙、并生长于斯的人，成了社会的中坚力量。

在社会发生重大变故的惊涛骇浪中，人们是怎样生息繁衍、锤炼自己、使自己成为一个强者的？《桃幻记》正是想从具体生活实态中寻找这种答案。

当然，随着时代和立场的不同，对社会变故的认识也会发生转变，也正因如此，才会产生两代人之间的误解和摩擦。我是想

通过冷静地触及这些人们的劳苦和烦恼,让日本,乃至全世界的人了解整个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

我第一次访问中国是在一九七三年,即日中恢复邦交的第二年。三十年过去了,在访问中国各地的过程中,我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人们,他们都思索着、议论着、积极向上地生活着,而日本社会则在此间从经济过热陷入深重而漫长的停滞,整个社会的活力和伦理性也都在衰退。

中国实行开放的经济政策,使经济得以飞速发展。毋庸赘言,经济成长会改变人的生活。人们将如何认识走向富裕生活的变化?这是我的关心所在。富裕所带来的影响各不相同,会因此而出现一些堕落或落伍的人,而感性的变化也扩增着两代人之间的差别。诗歌和小说能否将这些问题转化为更加人性的社会能源以及艺术与社会的关联方式等,都是当今的课题。为解答这个课题,文学家应将社会中的矛盾毫不犹豫地加以形象的反映。

我渴望理解让我越来越感到亲近的中国人所创造的社会,渴望通过了解对日本文学不断产生影响的中国文学传统的现代英姿,学习将日本社会矛盾形象化的方法。对抱有此种愿望的我来说,鲁迅是我接近传统的大门。我认为,日本现代文学打动读者的力量之所以正在减弱,是因为它忘却了如何正确继承传统,而且,它也缺乏以文学家的眼睛捕捉不断变化的历史社会的“思想”武器。

众所周知,日本最古老的诗集——《万叶集》深受中国唐代诗歌的影响,而此后的中国文化也在日本文学艺术中形成了庞大的“水脉”。因此,《桃幻记——井乔小说选》和《异邦人——

井乔诗选》能被译成中文出版,对我来说也是一件莫大的幸

事。我衷心希望能听到中国读者对这两部作品的感想和意见。
这次出版对我来说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顺便提一句,《桃幻记》这部短篇小说集的标题也受到了中国古代乌托邦故事《桃花源记》的启发。

井 乔

2004 年 10 月

李陵之墓

一滴水从没有关紧的水龙头嘴滴落下来，在晨光的映照下闪闪发亮。左邻右舍已经有开始起床的动静，与鸡鸣、脸盆磕碰什么东西的声音、劈开柴禾扔进炉灶的声音和开门的吱溜声等各种声音混杂在一起，从外面传进来。

自己还活着，并且和周围的人一起迎来了清晨。徐怀宾想，李陵被俘虏以后，有没有产生过这样的心情呢？

“徐老师，你已经醒啦？”

在门外说话的是陈坤霞。她是徐怀宾住处隔壁的制袋厂主任，大他两岁。

身为留美归来、大有前途的研究人员，徐怀宾能屈尊在平民区安身，也许陈坤霞是对他的这一点怀有好感，才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给他送来早饭，还时不时半强制地没收徐怀宾该换洗的衣物，然后熨得平平整整的给他送来的。起初，徐怀宾让她的好意给吓着了，畏畏缩缩地不敢受用，可不知不觉地竟渐渐习惯了，还生出一种对姐姐撒娇一样的心情，任她去了。

徐怀宾是学历史的，专业是中国古代史。公派出国到波士顿的时候，也曾受到过华侨伯父的资助，学习哲学和语言学。

按在美国学到的研究方法来看，他觉得，关于中国历史的记述，有时似乎是过于偏激的。自己身为国家派遣的留学生，却对

祖国的研究方法产生疑问，也许是有些可笑，但是，他也觉得，这才正是留学的意义所在。徐怀宾决意用在波士顿学到的方法，重读——如果可能，他还想重写——中国古代的历史。

为此，他想回国一段时间，好好了解一下现状。他打算跟一些教授进行探讨，有了十足的把握以后，回到美国继续研究。于是，他于两年前回到了北京。

徐怀宾在他的祖籍山东省人聚居的南堂一带的大众住宅区一角找到了一间房。近来，老街区到处都是大企业转包的街道工厂，虽然打破了经济改革以前的寂静，但由于这里的人们能在工厂工作而滋润起来，所以也没人发牢骚表示不满。

大约过了三个月左右的时候，徐怀宾在这样的居民区内发现了一栋曾是剧场的三层小楼，吃了一惊。由于原为一楼观众席的地方安置了几台机器，成了装肥料、饲料或水泥的大编织袋的生产车间，所以他一直也没有注意到。高出的三面直到三楼都还保留着观众席的面貌，地面的中央，也就是放置机器的地方，从天井上垂吊下一个大铁钩子。

为徐怀宾介绍这个旧剧场情况的，是房东的女儿朱艺，她正读大学一年级，对戏剧很感兴趣。据她讲，演《西游记》的时候，往那个大铁钩上挂一根粗绳子，孙悟空就可以腾云驾雾飞上天了；《三国演义》也是人们喜欢的剧目，在上古时代建立统一国家——汉朝的过程中，英雄刘邦和枭雄项羽的“鸿门宴”等等，内容易懂，也在这里的舞台上演过。

“从戏曲艺术的角度看，其实并不怎么样，充其量也就是个娱乐吧。”

朱艺发表着自己的意见。徐怀宾想，大概就是的。可是，想到历史会摇身一变成为戏剧，在普通老百姓中流传，徐怀宾对文

学和戏剧产生了兴趣。他恳请朱艺道：“现在的话剧和以前的京剧都有什么变化，请多告诉我一些。”

随着关心领域的拓宽，徐怀宾的心渐渐被西汉时期汉武帝的武将李陵吸引住了。李陵的名字最早是作为“祸根”出现的。写下《史记》的司马迁就是因为替李陵辩护而惹恼了武帝，受到宫刑，被阉割了生殖器。

起初，作为学历史的人，徐怀宾很尊敬司马迁，对李陵不抱好感。他觉得司马迁做得真是不值。可是，随着调查的深入，他了解到，李陵作为一员武将，有着非同寻常的力量，是汉武帝成就伟业不可或缺的人物。可既然这样，汉武帝为什么派他去匈奴的时候只给他五千步兵？他深入匈奴，全力奋战，可终究抵不住匈奴十倍以上，而且是以骑兵为主的兵力。李陵身负重伤，昏死过去，被匈奴俘虏。

这显然是武帝的失误。或许，是有人嫉妒李陵身为武将的力量，才将他赶到穷途末路上的？徐怀宾感到，在这个关于司马迁和李陵的悲剧中，隐藏着历史的本质。

汉武帝是因奠定西汉基业而名垂青史的一代明君，对这位明君的失误，白皙的青年历史学家进行了直接的评说。得知李陵没有战死，而是被俘，汉武帝竟然杀了李陵的妻小，处司马迁以宫刑。而另一方面，汉武帝又作为明君屡建功绩。他对统治匈奴腹地的大月氏采取了友好相处的姿态，并以宽容的政策使汉周边的新疆地区、西藏和越南俯首称臣，甚至在朝鲜半岛也设置了坚不可摧的桥头堡。这种软硬兼施、恩威并用的做法，显示出一代明君的手腕。

据说司马迁虽然不久就获准出狱了，但由于受到的宫刑已无可挽回，所以此后便一门心思地默默撰写史书，而李陵直到公

元前七十四年离世，则一直是囚徒之身，被人们遗忘了。

回到中国后，徐怀宾重新追溯古代史，产生了很大的动摇，他开始怀疑，历史学家在客观讲述事实的基础上，追踪英雄或当时领袖的行动，从若干因素入手，把他们的胜败原因解说给后人，就行了吗？历史学家依凭这种做法展示自己的学识，炫耀自己富有魅力的才智，这样就行了吗？

这是一种近乎焦躁的不安。在这种不安的背后，还回响着这样一句话——这句话是从师兄们那里听到的，听过后让他心生愧疚——当值得骄傲的革命的成功和国家统一的实现，被野心家操纵而走味变质时，历史学家却无能为力。打倒“四人帮”以后，一位到波士顿来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的山东老乡、前辈历史学家，曾心情苦涩地说过，革命以后，我们国家始终没有出现过一个希罗多德^①，也没有出现过一个迈内克^②。现在，徐怀宾重又想起这位前辈的话来。

对徐怀宾来说，他觉得司马迁的形象是可以描绘的。司马迁是历史学家，也是文学家，他在狱中的表情，他烦闷、愤恨、还有自嘲的表情都很容易想见，而且，出狱后他坚守沉默、倾尽全力完成著作的心境也能够理解。然而，对于李陵，他的动作、表情、咳嗽的音色、汗的气味，却是怎么也想象不出来的。李陵后来娶了匈奴单于的公主为妻，还有了孩子。单于没有将李陵当作降将，而是当作客人对待的。据说，有重大战役的时候，单于还要征求他的意见。据史料记载，他终生留在匈奴之地，于公元前七十四年客死异乡。

① 希罗多德(Herodotus,约公元前484—前430)，古希腊历史学家。

② 迈内克(Meinecke,1862—1954)，德国历史学家。

汉武帝死得要早比这早十三年，也就是公元前八七年。武帝的儿子新立为王时，曾下达大赦令，所以李陵如果想回国的话，是可以回到长安的。李陵的旧友作为使者来到匈奴，劝他回去时，向他打探道：

“现在回去是有可能的。你如果有意，我们准备缔结两国间的协定，让你回去。希望你一定回来！”

可是李陵却摇摇头，明确地拒绝了：“事到如今，我没有回去的打算。”

古书所记表示“事到如今”之意一词，其实是这样一种写法——它让读者去猜测，这个词是要表达“事到如今还说什么呀”的意思呢，还是要表达对我这个投降了匈奴的人“怎么事到如今才……”的意思呢？

徐怀宾认为，李陵所说的“事到如今”，或许是相对而言更接近于“事到如今还说什么呀”的意思，那是出于自我惩罚想法的一种拒绝，古代武将应该是以这种姿态生活的。可徐怀宾对自己的这种想法并不是很有自信。他想，走到这一步，作为历史学家，该进入这样一种境界了——对持有怎样的世界观和哲学这个问题提出质疑。

也许会有历史学家做出这样的解释，认为李陵是从心里喜爱成为妻子的单于公主，才舍不得离开的；也有的历史学家可能还会认为，李陵是觉得汉武帝误将自己当作罪人，甚至杀了自己的老婆孩子，才决定如果朝廷方面不道歉就决不回去的，武将嘛，自尊心就是这么强的。徐怀宾感到，这已经是作历史学家的哲学问题了，而自己还没有准备好，能够对这样的问题做出有把握的判断。

越是涉猎文献、阅读书籍、同教授们讨论，徐怀宾就越觉得

自己的思考能力、逻辑组织能力捉襟见肘。这也许缘于自己生活态度的脆弱。父亲出生在山东乡下，参加过革命战争，建国后成功地走上仕途，一直住在北京。虽说人生也经历过各种苦难，思想也足够坚定，但徐怀宾毕竟是在北京的高干大院成长起来的，在学校学得又好，所以粉碎“四人帮”、政策宽松之后，就被选拔为留学生了。美国有他一个伯父，是华侨，偶尔会资助他一些。由于他生性怜人，又懂得讨人喜欢，所以是人见人爱的。

徐怀宾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起来，可父母先后去世后，他就必须一个人自立门户了。在求朋友找到的这处居民区住下以后，他才发现，这里的人们是他完全陌生的。

对他来说，大学生朱艺所担任的，是那种为他就这里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进行解说的角色。她相貌端庄秀丽，关心戏剧，不光是现代的话剧，就连看曲艺呀魔术什么的，也要带上徐怀宾。听最近日渐增多的年轻人的摇滚，也是朱艺带他去的。这里的摇滚同徐怀宾在美国听到的摇滚风格大相径庭。

一起看戏剧、看电影回来的路上，朱艺给他讲了很多他居住的那条街上、老家在山东的人们的事情。她说，他们看似温顺，实则性情高傲；互相帮助也许是山东人特有的性格，这也可以说是中国人的整体性格；别看他们平时生活得与政治无关，可一旦火了，就会一往无前地采取行动。然后，还半带忠告地为他分析道：

“外国人读了鲁迅的《阿 Q 正传》，以为那就是中国大众的形象，其实，那说的只是农民连襟。你可以认为，我们周围的人们已经是工人性格了！”

一旦离开自己的专业领域，徐怀宾就多是钦佩小自己六岁的朱艺的分析能力和敏锐的观察力了。朱艺来找徐怀宾商量上

二年级以后该选择什么学科时，他毫不犹豫地举出三个学科：历史学、哲学、社会学。朱艺对他首先推荐历史学显得十分高兴。从那时起，两个人之间就好像有了一种超越友情的东西息息相通了。

另一方面，陈坤震则一概没有像朱艺那样用语言分析、讨论，倒是工厂郊游或是街上有个热闹活动的时候，她会叫上徐怀宾，把他介绍给大家。她是用这种方式为他制造机会，让他能够多与这里的居民接触。做编织袋的工厂是以十七八岁到二十三岁的年轻女性为中心的，她们出去玩的时候，爽朗和直率得吓人。其中就有一个姑娘说过这样的话，让徐怀宾心有余悸：

“陈主任爱上徐老师了吧，那就直说了嘛！徐老师，对方好像挺迟钝的呢。”

住在这种氛围的地方，有一天，徐怀宾突然想到，李陵之所以不肯离开匈奴，也许正是因为比起让自己吃尽苦头的长安宫廷社会来，还是与匈奴这里平时寡言少语却直率爽快、不矫饰不撒谎的人们交往更开心吧。对沉默寡言的武将来说，也许匈奴这块土地呆起来更让人心情舒畅吧。

不论是学问上还是生活上，徐怀宾每天都能有所发现。这背后也伴着这样一种反省：自己在波士顿都学到什么了？显而易见的是，自己对美国的事、对中国的事，都只是勉强可以说知道的程度。这是事实。他想，为了理解李陵，必须要亲自踏上曾是匈奴的领地。

然而，虽说统称为匈奴，可单于时代的版图就扩展到了从内蒙到外蒙、甚至中西伯利亚一带，李陵住在如此辽阔版图的何处呢？通常被认为是首都的龙城，从中国方面看，感觉上不过是与强大汉朝进行谈判的地方罢了。徐怀宾的这个发现，也许是源